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論衡

十四之七

七十三

論衡卷十四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蒼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讀本記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未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駕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胃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闡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
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
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
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
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
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
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
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
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闇長史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
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
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
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

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纒，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

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
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
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
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
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
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
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
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腹

之內、其重不徒舡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
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
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食
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
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
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
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
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

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

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

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
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
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
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
應之怒者愠恚愠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
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
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
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
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
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
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
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
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
蚩尤之民洒洒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
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
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
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

宋本始作治

宋本操作慘

谷
宋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從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且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且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旣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
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
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
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
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
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
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
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宋本以作非

且太王直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
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
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
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琴瑟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第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攝杖

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滂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天

間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梟滂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

宋本今作令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南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

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

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

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宋本返作反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僊，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

宜讀為飄飄字

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

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

糾

入

與之俱僊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人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

宋本改作三

宋本莊作子

宋本上人作惡
惡作已

宋本信作害

宋本為作而

宋本謹作為
誅作謹

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
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
與人人為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
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
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
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
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
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煢薪燃釜、
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
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
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
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
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褻裂、中殺人物、謂天
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

冰
宋
宋本借作信

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卽不爲譴告一有復何故告復字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宋本之作知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災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

宋本之作欲

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

宋本二於作于

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終

文政二年秋季既望校讀

極齋望之

○第
宋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爲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

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貫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
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武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繫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今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擊於心矣心有所
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
翰杠之杠杆東則旒隨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宋本鍾作鐘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或作鐘不能鳴鐘。

而螢火不燬，鼎者何也？鐘長而筭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者，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宋本極作及

宋本正作政

旅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旅之細，負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徒宗
宋本死作所

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徒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叫宗

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慘旁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
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
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平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
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
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
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
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
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擊宋

何宋

餘文襄子繫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
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
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
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
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初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昂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昂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繇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矣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昂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雪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是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北宗

宋本夫作人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九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

宋本阮作宛

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宋本修作脩下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紕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宋本夫作天
抵作都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鄆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則外雩而治字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問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
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洧沂
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
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
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
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

宋本祭祀倒

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黜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
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
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
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
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故事社之義。復災變之
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

儻宋

宋本鐘作鍾

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
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
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
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
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惓
惓樂之意。歡忻。惓惓。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
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不剝厲欲求銛也推春
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
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
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宋本於作于

曰宋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
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
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孰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漑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

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
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
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
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變於天螺蚌皆缺同類
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
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
吏卒部民塹道作堦榜驅內於塹堦杷蝗積聚以千
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
霽尚書太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
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
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
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癘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宋本愈作意

宋本聖者作
惶老

宋本鳴作明

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
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
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
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
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湛不霽
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

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鈐敔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生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陽也陽氣實微故用物

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

幄字一本作据

以俟其時無

宋本則作則心
字

宋本俗上有世字

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
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
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
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
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
石以補倉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
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
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第
宋

論衡卷十五終

論衡

卷十五

二十一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象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
非義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

一有感字

溷湛濫鯨魚死彗星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
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
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
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

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埒以盧爲槲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盡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宋本知作如
力作九

茶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茶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真以禦凶今土龍亦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力也此尚因
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
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
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
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
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竝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
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
人匈奴敬畏邳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
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
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
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
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文俱來降漢父道
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

父宗

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
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
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
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
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

宋本相作知

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
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
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
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蹙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閑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搏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宋本以倖作所
幸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
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
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
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
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
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

宋本為廉下有
亦字亦不應作
為獸

宋本吏之部作
部之吏

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
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
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

豺

宋

之

宋

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蝮蠆閭室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裸蟲，毛蟲饑食裸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宋本猶作倚

宋本矣作吏

還
宋

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鸛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遠。賈誼爲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

宋本且作旦

唐

占宋

宋本空亡作空

鳩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
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旦覺時低鳴光舍屋上光心
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
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唐入府中
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
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

宋本使作吏

宋本者作兵

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
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
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
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
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
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
覓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

履畝而稅應時而有錄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黍

宋本平作乎

蠱宋

宋本也之蟲作之蟲也

宋本死作所

宋本將謂作輕與

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桑卿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卿部吏鮑魚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卿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蠋，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蝸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蠱若蛾矣。粟米饔熟生蟲，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泣蛤蟻蠹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蜃之類，蜺蠕

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
食細弱知慧反蝥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
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
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蹠之吏以秋
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
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
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

宋本於作于

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饒餽蟲生不禁藏
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
閤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閤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
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
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
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
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
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

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蜩蚷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

宋本於作于

宋本災作交

宋本毛色作
法

宋本麟求倒

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麋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牛也。顓頊戴牛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

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皐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

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
恒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
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
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
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
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
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
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
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

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
卒見、蹇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
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
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
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
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
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
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
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

宋本若子貢作
則能徒

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
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
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
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
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
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
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
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

宋本於作子

宋本之麟作之
麟

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鵒同也鸛鵒非中國
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
物儒者何以謂鸛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宜之
時鳳皇集於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
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
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
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
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
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

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與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又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慤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

宋本是作其

宋本無進退二字

宋本隨上有必以二字

宋本於作于

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於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蹠橫行聚黨數千人

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

宋本者作用

宋本瑞物作瑞祐

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

宋本於作于

於作于
尺作赤

下言作之

甘露下宋本有
出而美甘也皆
泉露之所生也

非天上有甘露
之種地下有醴
泉之類乎廿八
字

宋本常本倒

白宋

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
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
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
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
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
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
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
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
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

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
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
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
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
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曰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
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騏驎、亦或
時生於麋、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
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
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

宋本恒見作恒
妄

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
麟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
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
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
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
能得嘉禾恒見桑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
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
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
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
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
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
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
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
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
氣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
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

宋本是作因

宋本龜作蟲

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
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
鵠雀爲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
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麋爲騏驎
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帝類哉褒姒
玄龜之子二龍殽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
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
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
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

宋本無下四字

宋本二於作于
萃作嘒
作嘒
鳴作鳥

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
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萃萃萋萋嘒嘒
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
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
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
有麋而角言有麋者色如麋也麋色有常若鳥色有
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
言其色赤如似麋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
事色同故言有麋麋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

宋本也作者

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麀故言有麀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麀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麀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麀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麒麟鳳皇之類麒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

宋本毛作如

宋本復出倒

宋本天下同本作本同大

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麒麟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麀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麒麟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麒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

宋本末作嘯

宋本之作人

宋本角而無作
無角而

宋本鹿作麟

宋本庸作角

以希見言之。有鸛鶴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鸛麀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鸛

鵲麀。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竝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

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
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
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
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
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
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
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
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
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
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宋本憫作間

宋本有作用

宋本案人作案
能莫能作
莫敢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
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案人操行。莫能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一有自全而字
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
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
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

宋本情作事

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
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
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
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
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
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
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
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

瑞宋

宋本不作來

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
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
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
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
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
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
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
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

宋本泣作知

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
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僉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
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
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
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
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
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
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

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劍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

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

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是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

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鳥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

瑞。瑞有大小。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始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

未宋

宋本是作曰

水宋

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始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

此宋本多錯亂

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

宋本自作見

鸛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性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入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宋本而作能

宋本使作能

論衡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

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始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

宋本生肉上有
夫字 且作蓮

宋本既虛則作
則虛

非作一

莢
宋

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蕙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
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蕙何
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蕙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蕙以風之乎
厨中能自生蕙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蕙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蕙不鼓動言蕙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蕙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

論之既虛則蕙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奠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
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案日歷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
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
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歷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
更煩擾不省奠莢之生安能爲福夫奠草之實也猶
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

宋本季作已

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蕤莢達冬獨不死乎。如
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
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
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
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
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
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
蕤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

宋本匪作豈

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
歷日於宸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
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
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
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
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歷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
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
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宋本或作若

苦宋

宋本杓作酌

軼庭未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卽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未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必

聽

獄字有

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

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抵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未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觴觥也儒者說云觴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

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敬羊起
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魃魃則復屈軼
之語也羊本二角魃魃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
以為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
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往往
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
魃魃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
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魃魃觸人則罪之欲人畏
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

宋本欲人畏作
其初

各自有所知作
之所知時有

宋本船作舡

宋本異作之

知如以魃魃能觸謂之為神則往往之徒皆為神也
正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魃魃謂之巫類
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
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旌號其衆
曰舍光舍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
令急渡不急渡舍光害汝則復魃魃之類也河中有
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
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魃魃之觸罪
人猶舍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

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侯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

宋本竊作卷

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

宋本無泉字
醴下衍泉字

宋本泉章倒

曰宋

宋本是作道

白澱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

宋本必作非

宋本彼作徒

宋本脫滋字

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

宋本聖賢倒

宋本與止作以

宋本潔作潔

不肖則道德頓廢、蚩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滂，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

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

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憤人君之心，使

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

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

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病窮病困，

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

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

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

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宋本病窮作命窮

夫作困

宗本殆作多

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

平宋

衰宋

衰宋

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

宋本致上有所字

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

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

言
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過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

宋本是作有

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

宋本十作月

宋本於當作
當生

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

宋本成作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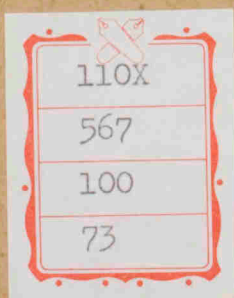
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黜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第
宋

論衡卷十七終

論衡

卷十七



110X

567

100

73